

风雅儒者

主编

汤世杰
郭大烈

云南美术出版社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



风雅儒者

主编

汤世杰
郭大烈

云南美术出版社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 / 汤世杰, 郭大烈主编.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3. 11

ISBN 7-80695-055-9

I. 风... II. ①汤... ②郭... III. 周善甫—纪念文集 IV.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5248号

统 筹: 彭 晓

整体设计: 鞠洪深

特邀编辑: 余良毅

终 审: 周文林

责任编辑: 彭 晓

赵文红

责任校对: 海 棠

封面篆刻: 段雪峰

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诞辰 90 周年纪念文集

汤世杰
郭大烈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美术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刷装订: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书 号: ISBN 7-80695-055-9/1 · 6

定 价: 36.00 元

王天玺

著名学者 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求是》杂志总编辑
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

纪念善甫先生诞生90周年

大道之行

王天玺

四書選讀

梁漱溟題



梁漱溟（1893—1988年）

中国20世纪文化泰斗

国学一代宗师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四书选读》系梁漱溟先生1985年为周善甫先生国学论著所题书名

言必行行必果是为真儒
著者立说力倡正学是为
大儒但求有利于民不计
个人荣辱是为醇儒
善甫先生足以当之

九三老人馬曜

馬曜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

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名誉会长

云南民族学院名誉院长

李群杰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

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袁晓岑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云南画院名誉院长

功薄昆峻
花香百代

纪念周善甫先生诞辰九十年

李群杰

大道文存
天地心

纪念周善甫先生诞辰九十
周年

袁晓岑

袁晓岑

目 录

1	儒者的风雅（代序）	汤世杰 郭大烈
4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李群杰
14	致周善甫先生的信	李霖灿 [台北]
16	圆觉智慧者的法缘	东宝·仲巴·白玛塔清
20	深功博古 实践创新	吴 松
25	关于“道”及其他	杨焕典
31	现代化与文化中国	汤世杰
37	《大道之行》要读三遍方知其味	林孝胜 [新加坡]
38	《格物议》中管窥周善甫先生的治学思想	郭大烈
44	周善甫学术思想探源	蓝华增
54	个人与文化的修身之本	郭 净
60	哲人有范垂人间	马文斗
63	周善甫先生与国学和《大道之行》	朱霁弘
67	周善甫先生的治学思想	孙 炯
71	春光的享福	郎 森
76	怀念周老	李 森
80	圣人之形象	李威特 [意大利]
84	永远的良师益友	华 莹
89	善甫老伯	杨伊达
104	回忆老友周善甫	段雪峰
107	凡弟与棠姐的故事	和毓伟
130	识荆散记	郭鑫铨
136	清风明月人归去	陈蜀尧
139	我永远的老师	李 晖
151	周善甫先生的故事	孙 炯
167	铭之金石之友谊	李 瑞
169	我与周善甫先生相识的岁月	杨志华

173	周善甫先生与香格里拉	和中孚 和亮光
176	诗文赫赫一家风	王 樵
180	一代大家周善甫书法艺术赏析	张永康
184	周善甫先生和他的《老子意会》	张福言
190	长歌当哭 情文并茂	雷声普
200	尊重汉语汉字 继承文化传统	郭鑫铨
210	周善甫先生与楹联	周孚政
218	一篇奇文两代情	木基元
224	功夫在诗外	陈立言
227	一代学人书法的代表	王献生
233	周善甫中篇小说 西湖游记	
291	周善甫诗文选 挽胞兄周霖长联 送李晖出山求学 春城赋	
303	周善甫书信选 致夫人杨佩兰的信 致表姐赵银棠的信 给儿子周孚政的信 给女儿周永福的信 致学生李晖的信 致学生宣科的信	
363	周善甫先生年谱（1914～1998年）	
378	后 记	



儒者的风雅

(代序)

汤世杰 郭大烈

时光荏苒，转眼，善甫先生已离开我们5年，至今我们仍难相信，这位就在我们身边的哲人，竟已乘鹤西去。作为一个当代儒者，他的学识，他的性情，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耳提面命，依然常在我们眼前。想起他，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每个与他相处过的人，每个了解他的人，每个获益于他的人，每个领略过他的思想与艺术的人，不管年轻、年老，心中都如有春风拂过。那是什么呢？想想，或许就是他作为儒者的风雅。

风雅，无疑是一种学识，一种精神。一个真正的儒者，对国家，对民族，对世事，对未来，总是念念在心，难以忘怀。善甫先生生于玉龙山下，为滇地一隅，自幼的信奉，却是一个大道理：天下者，天下者的天下。天下何以是天下者的天下？盖天下无天下者，便不足以成为天下。一个人，不管身居高处，还是位卑人微，都应是天下的主人。于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的信条。爱国，入世，做学问不故弄玄虚，是他为人一



世的准则。“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他从不耽于个人享乐，尽管他性情豁达，情感细腻；他不自卑自弃，尽管他曾几度身陷囹圄；他从未稍有懈怠，尽管他为后人留下诸多著作；他从不乞求名利，尽管他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风雅又是一种性情，一种生命状态。善甫先生是位大学者，也乃性情中人。他在新儒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融入对当代和将来中国的宏大思索，正在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读他的著作，《大道之行》、《老子意会》、《骈拇词辩》……我们往往豁然开朗；品鉴他的艺术，那些小说、诗词、书法作品，我们领略到至情至性的美。作为哲人，其思索常常翔于高空极顶，遨游八荒，但他的生命，他的日子，决非不食人间烟火，一直就在人间。他是位人间的儒者。瘦瘦身影，窄窄面膛，长长须髯，轻轻脚步……当他偶尔在翠湖边注目行云，凝望鸥鸟时，人道那只是一个风骨峭峻秀爽、性情温驯和善的老者，在以生命的散步，度过他最后的闲暇。殊不知，就是他，早年也曾尝试工业，献身教育，登山远望，抚琴纵歌；20世纪70年代，在小说《西湖游记》中，透露出对美与爱的感受；时届八旬，又以“不可夺者匹夫志，最难得是美人心”的联句，公开宣示他毕生的追求。至于平日，赴宴饮酒，唱酬应和，引吭高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无不爽朗豁达，收放自如，不拘于形。一个人活到如此境界，既自由自在，又思也无极，行又有止者，世上竟有几人？

风雅还是一种气度，一种追求。先生一生，几经曲折坎坷，尝尽炎凉冷暖，但国家何去，民族何去，总在他的惦念与思索之中。中华的复兴与强大，是他一生不渝的目标。人的一生，或顺



或逆，或浮或沉，境遇不一，只有这一点，该是水枯石烂，也不可丢的。他因而是高贵的——高贵，有时就是一点适度的超前或保守，一点对未来的澎湃激情，一点对传统的津津乐道，一点对前人做过的一切的反复思量，一点发自内心的、对于浅薄和流行的鄙视。他信奉的，是那种简单的快乐，追求的，却是那种昂贵的、心灵的宁静。有了那种快乐与宁静，便有了他看待世上人与物的博大的胸怀，平和的目光，对世间一切发自内心的谦恭与豪放。他善待他生命中的每个访客，乐于与他们一起探索真理、艺术与人生。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气度，便可气吞山河，上天入地，来往古今而后快。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或长或短，皆善甫先生之生前友好、学生、弟子所作。或读解先生之思想、著作，或缅怀先生之生平、故事，或慨叹先生之为人，或自述与先生之交往。编者在预先的阅读中发现，这些文章，显示的正是善甫先生作为风雅儒者的方方面面，综合起来，让我们看到的，正是善甫先生饱满丰润的生命。今年恰值善甫先生诞辰90周年，且让我们将此作为一缕心香，奉于儒者灵前，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儒者的风雅，长存焉。

风雅的儒者，请安息！

2003年6月5日谨识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纪念周善甫先生

李群杰

善甫(1914~1998年)，名樊(又名凡)，以字行，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市人，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和教育家。

我与善甫既是同乡世交，又有表亲关系。我的祖父李梅卿先生，与他的祖父周兰屏先生均是光绪乙丑科(1889年)举人，那年丽江同时中举的乡亲还有和松樵老、王竹棋老两前辈，所谓“松竹梅兰”同科中举一时成为了丽江文苑从来未有过的盛事。从那时起，周李两家世谊、姻亲延续了近百年。善甫小我两岁，称我表兄。我们的童年时代都是在那四周青山环抱，中有玉泉水流，参差棋布着青烟黛瓦民舍的大研古镇度过的。学生时代我一直生活在故乡，直至1929年北上求学，入民国大学，后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在广州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长期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中去。而善甫则一直随其父在省城昆明读小学和中学。并考入省立东陆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后来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还曾担任县建设科科长，颇热心于实业救国。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这期间他却与我的父亲耀三公成了忘年交。父亲是早期云南法政学堂的毕



周善甫与李群杰相交
相知半个多世纪。

(李谷雨 秦朝晖 供稿)

业生，曾在唐继尧、龙云时代任军法官和永北县知事，晚岁告老还乡，但开明的思想使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流，在周遭的亲友晚辈中，聪慧敏捷而又有抱负的善甫无疑是他最欣赏的表侄，他们一老一少经常喜欢在一起下棋聊天，这给父亲的乡居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慰藉。

与善甫的再次见面已是1947年春，那时我经党组织的安排出任邓川县县长，此时的善甫在家乡被遴选为“国大代表”，正巧途经邓川，按规矩我于县署设宴予以热烈欢迎。此举表面文章

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内里于党的使命、于个人世谊都有许多话要说。那一夜我们坦诚畅叙，都对所处的这个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虽然那是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彼此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但可贵的是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展望到国家民族那已熠熠闪亮的希望之星。50年后当我们这对白头表兄弟重聚于滇池湖畔时，还常常忆起那一夜坦率真诚的促膝长谈。

解放之初，可谓百举待兴，全国人民以满怀的热情投入到社



应武警云南总队诚邀，周善甫(左二)、李群杰(左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欣然为子弟兵题词，受到广大戍边官兵的热烈欢迎。

(武警云南总队俱乐部 供稿)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正受命主事云南省文教厅。那时省委及时提出了“迅速、准确、妥实”的三大工作方针，我也跟同志们一道废寝忘食地工作着，而此时的善甫则因人所共知的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奔波于滇南各地，虽也服务于教育界，但生活颇不顺意。这期间他却始终没有和我通音信，我主政教育界，如果他要找我，是不会有困难的，即此一端，可看出善甫为人的落落。再后来，彼此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人生坎坷，都罹难于冤假错案中。

再度重逢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都已年过花甲，执手相见仿佛隔世之感。人都匆匆变老了，不变的惟有驽马千里、赤心报国的情怀。对于历史带来的苦难，大家都不愿去过多的纠缠，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的事要去做。善甫惊叹我所经历的20年铁窗生涯，更识我平反后甘于淡泊的志向，精心撰写了一联送我：“曾惊阶前铁骨，愿共天下清风”。表达出了我们在桑榆晚境仍有老骥伏枥的壮心。这之后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书论画、切磋艺事了。1984年4月我们一同参加了“云南省首届书法家代表大会”，善甫在会上被选为省书协理事，稍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87年他又被选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我们有机会多次随团外出考察采风，并经常在一起研究地方文化。应该说善甫的精神境界是很高的。他经常引用坡翁语自况：“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他有这样的人生取向，所以他的人格与书品既显得儒雅端庄，而又洒脱飘逸。端庄儒雅是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所涵养出来的，而宽博大度则是他的天性本心。所以他的晚年是真正做到了薄于物质重于文化、轻生死而重精神。并在古稀之后全心致力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这一点令我感佩。记得每次到翠湖北岸他那间陋室探访的时候，总是见他伏案写作。有一次我曾以东坡《戏子由》中的诗句戏谑他：“宛丘先生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虫，忽忽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帐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博得他哈哈一笑，而我要说的是最后两句：“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的确，善甫从72岁起，在其后的12年时间里先后撰著并出版了《简草谱》、《春城赋》、《善甫文存》、《骈拇词辩》、《大道之行》、《老子意会》等百多万字的论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反响甚大。尤其是他的《大道之行》用运智与运慧的方法论述了纵横华夏五千年的发展史，把握住了历史与现实的脉搏，把一个文明古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应该传承的道德和精神展现给了读者，以期能解决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弊端，堪称当代一部精研传统国学的大作。

初读善甫的论著，我也与文史馆一些同仁一样，曾不以为然。他去世后，我又仔细翻读他的作品，回忆与他相交的岁月，总的感觉他是一个禀赋极高、勤于思考并在诸多领域都有独立见解、颇有创意的文化人。他不仅在国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书法创作和书学理论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善甫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又多才多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与其胞兄慰苍一道被誉为“玉龙双壁”。他早期书工行楷，以神清骨秀的意韵见称，中壮年时期境遇坎坷，但偶尔他也会藉素毫一支遣兴抒怀。我以为书法是这样一种艺术，人在苦难悲愤之时，可以通过濡墨挥毫而进入一种安宁、纯静、物我两忘的意境；从精神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他在花甲之年冤案得以平反，这才真正可以从容地捡起笔墨，并在砚田中注入了自己半个世纪风雨人生的情志，故而其书法的结体显得苍老峻峭，用笔犹如老藤盘石，具有天趣。有时看他挥毫，墨酣笔畅之际，往往毫随神驰，给人的感觉已不是在写字而是在写意了。所创“简草”书法熔“今草”、“章草”、“行草”于一炉，墨韵醇厚、风格独标，已自成一家面目。善甫晚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算不上是位书家，回顾其书法创作生涯，他说自己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刻意临帖习字。我以为这正好印证了古人“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应该说善甫在当代中国书坛是属于才子型、学者型的书法家，书坛同道李霖灿、刘开渠、周岳年、袁晓岑、黄继龄、张苇研、尚文诸君对此颇为认同。这年乡中的亲友们经常跟我论及周氏昆玉的书艺，我以为

慰苍表兄书法的笔墨颇具传统文士的风韵，只是行笔构字间似稍嫌拘谨，亦如他的为人是一位谦恭君子；而善甫则性格风趣洒脱，所以他的书法也就在飘逸中显出奔放，尤其是他在80之后已经达到冲融恬淡之境，真是不容易。我认为善甫不但是当代纳西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是20世纪中晚期在全国都有影响的一代名家。读他的作品如见其人，也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怀念。记得1998年初春他去世时，我已年过86，而且体弱多病，仍在亲友的挽扶下前往与他作了最后的告别，并亲书挽联——

聚首昔言欢，孰料送岁迎春，遽尔魂归玉龙；
伤心今永诀，幸留著作华章，卓哉名垂金沙。



（作者系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云南省党史学会会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